

從 1926 年臺灣漢人籍貫調查資料看 「臺灣客家傳統地域」

張正田*

摘 要

本文基於 1926 年（日本時代昭和元年）對臺灣各地漢人籍貫調查資料《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嘗試對臺灣客家人做一定義，並以該資料，對當時客家人居住滿 45% 以上之街庄（略同今之鄉鎮），定義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以為臺灣客家人生活基本地域空間。

為何要定義之？據聞今日有關單位想訂定《客家基本法》，想根據 2004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資料定義出哪些是客家鄉鎮。但因戰後以來臺灣都市化與社會移民速度加劇，其實在在

* 單位職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文於 2008 年 11 月 30 日，於國立臺灣大學「2008 國際客家學研討會」上宣讀過，今改寫於此發表。筆者於此特別感謝業師彭欽清先生平時對筆者勉勵指導，鼓勵筆者多為客家文史發表文章，方有本文誕生。又本文得有榮幸在此刊物發表，須感謝三位匿名審稿人不吝斧正賜予許多寶貴意見，於此敬上誠摯謝悃。本文斟酌參用諸位審稿人寶貴意見再修改過，但一切文責仍由筆者自負。又本文初稿寫畢時，行政院客委會最新的《97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尚未發表，故撰本文時僅能參照該會 2003 年發表之《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資料做相關研究完成本文，待將來或有餘力，或再參照 2008 年的《97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做更進一步研究。

又本文撰寫之時，《客家基本法》尚未三讀通過，故行文時會有「希望本文能替將來《客家基本法》時做一參考」之語。今本文出版時，該法卻已三讀通過，然筆者並未因此大幅修改原文，以保寫作時之初衷。筆者仍誠摯希望拙文，能替相關單位與立法者未來有機會再修《客家基本法》時，提供一參考。

衝擊了臺灣原住民與客家人原有生活地域，外來文化也衝擊了客家人與原住民的固有文化、與母語語言環境的逐漸消失。例如臺中縣和平鄉本屬山地鄉，但戰後大量漢人移民移入，使該鄉原住民比例已被稀釋到低於 40% 以下。幸而現行法規已經保障既有的 30 個傳統「山地鄉」是哪些，否則該鄉可能連山地鄉地位都無法保障。同理，本文提出並釐清哪些鄉鎮是臺灣客家人的傳統地域概念，也希望同樣能引原住民傳統領域概念，以歷史上較可信的 1926 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研判哪些是日本時代以來客家人傳統居住鄉鎮，並進而提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概念，以保障客家人傳統文化的地域空間究竟何在，規範出一明確的客家人生活空間，以保障臺灣客家文化的基本推行地區究竟該在哪些地方。如此，用歷史學的角度做現世的關懷，或可替相關單位定訂《客家基本法》時，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

本文計算 1926 年客家人口方法，除採羅烈師是將粵籍人口都計入客家人外，還加上閩籍的汀州客家人。本文將詳細考證說明 1926 年還認同自己是粵籍潮州的人士，其實多半都是口操潮州各種客語腔的客家人，以進一步補充純就廣東籍之計算方式。本文亦將考論，清代臺灣約兩百年間，真正的潮州移民人數後裔，恐怕並非 1926 年所顯示的潮州籍人口那麼少，而是有相當部分已經福佬化，也遺忘了自己祖先是粵籍潮州人。

關鍵字：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客家傳統地域、日本時代、臺灣廣東人籍貫、2004 年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

**An Observation of “Taiwan Hakka Traditional Region”
from the *Survey Material of Taiwanese Han People’s
Ancestral Home, 1926***

Zheng-Tian Z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Material of Taiwanese Han People’s Ancestral Home* or “*Taiwan-zaiseki-kannmizoku-kyoukanbetsu-chyousa*” in 1926 (the first year of Showa period), attempts to shape Hakka Taiwanese and define “Taiwan Hakka Traditional Region” as towns where Hakka population is over 45%, a basic living space for Hakka Taiwanese.

It is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regulate “Hakka Fundamental Law”, and identify Hakka towns by *Survey on Basic Material of Hakka Population, 2004*. This article tries to utilize *Survey Material of Taiwanese Han People’s Ancestral Home, 1926* to ascertain which towns had been Hakka towns since the Japanese rule, and further brings out the concept of “Taiwan Hakka Traditional Region.” We hope the present concern with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may offer the government more data for regulating “Hakka Fundamental Law.”

Keyword: “*Taiwan-zaiseki-kannmizoku-kyoukanbetsu-chyousa*”, “Taiwan Hakka Traditional Region”, the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Taiwanese with ancestral home in Canton, *Survey on Basic Material of Hakka Population* in 2004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臺灣客家人究竟主要分佈在哪些鄉鎮市？行政院客委會曾在 2004 年做過一調查並將成果出版（羅文嘉前主委任內規劃，楊文山教授主持），名為《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以下簡稱為《2004 版客家調查》）¹。不過該調查資料一問世後，似乎頗多人對之議論不斷。該調查報告主要被人質疑焦點，在於其調查方式，是以臺灣 368 個鄉鎮市區為單位，每鄉鎮市區僅抽樣約 100 個左右電話數進行口訪調查，再推估該鄉鎮之客家人口比例，然後再將各鄉鎮分別所推估所得資料，對全臺客家人口數再進行推估。但該調查成果單在方法上就頗受質疑，因為臺灣 368 鄉鎮市區人口差別度極大，最大的如臺北縣板橋市，人口約有 55 萬，且臺灣鄉鎮市區人口超過 30 萬者，以 2008 年 10 月內政部公布的人口統計資料來看，含前述板橋市在內至少有 9 個。又人口 10 萬以上的鄉鎮市區，含前述 9 個 30 萬以上鄉鎮市區在內，也高達 67 個，其中不乏是習慣被視為客家人傳統鄉鎮市的中壢、楊梅、平鎮、竹北等。人口偏少的鄉鎮方面，如高雄縣茂林鄉，人口僅有千餘，這類人口低於 5,000 人以下鄉鎮市區，臺灣地區至少高達 19 個。換言之，臺灣各鄉鎮市區之間人口差異極大，若統一用約 100 個做為電話抽樣數，再推估各鄉鎮市區的客家人數，再進而統計全國約多少客家人口，其信度效度確實有若干問題。試想，在人口達 10 萬以上、習慣被視為客家傳統鄉鎮市的中壢、楊梅、平鎮、龍潭等地，卻僅以約 100 個抽樣電話數所得資料，再對該鄉鎮市客家人口做推估，其信度會有一定程度之問題。

¹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200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又本文將較簡短之註解附於內文文句內，以縮小字體 10 級楷書體字表之，不予另注，以便閱讀。又摘要處與以下內文、註腳皆同。

故，2004 年行政院客委會所調查之《2004 版客家調查》資料，僅能做現今客家人口初估之一種參考資料爾，似不能僅以此為憑，做為定義客家人口或何謂客家鄉鎮之唯一依據。更重要的是該回到歷史上可信的全面普查文獻，先定義出今日哪些鄉鎮市區，是臺灣歷史上的傳統客家鄉鎮市。

1926 年（日本時代昭和元年）日本在臺殖民政府（即臺灣總督府），曾對當時臺灣各地（精細到街庄別）漢人籍貫做調查資料，名為《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以下簡稱為《1926 年漢籍調查》）²。本文嘗試基於此資料，對臺灣客家人之傳統地域做一定義與釐清。《1926 年漢籍調查》為目前針對臺灣漢人在各鄉鎮市，按其籍貫分佈做過最原始也最詳細調查、並也廣為人知之史料，本文將當時客家人居住滿 45% 以上之街庄（略同今之鄉鎮）³，定義為「臺灣客家人傳統地域」，以方便今日規範臺灣客家人傳統與基本之地域空間。

為何要定義之？緣因戰後以來臺灣都市化、與城鄉之間外來移民加劇，在在衝擊了臺灣原住民與客家人原有生活地域，外來文化也衝擊了在地客家人或原住民的文化，其母語的語言環境也逐漸消失。以原住民傳統「山地鄉」為例，如臺中縣和平鄉，原本屬原住民傳統之 30 個「山地鄉」之一，但戰後大量漢人移民移入後，今日該鄉原住民比例已被稀釋到低於 40% 以下。幸而現行法規已保障指定既有「山地鄉」是哪 30 個鄉，否則該鄉可能連山地鄉地位都無法保住。這點對原住民很重要，因為歷史傳承下來加上現行法規就已

² 日・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1928（昭和 3 年 3 月），《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又陳漢光氏曾根據本資料，於民國 61 年（1972）再用中文改寫為〈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一文（以下簡稱《陳氏本》），詳陳漢光，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臺北），23（1）：85-104。

³ 至少在下述「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中，1926 年的各街庄，除「長興庄」在戰後分為「長治鄉」與「麟洛鄉」二鄉外，與新竹郡「舊港庄」一分為二，其北半部納入今竹北市之一部份之外，其餘各街庄管轄空間範圍，幾乎完全等同於今日各鄉鎮市。

明確規範了哪些是山地鄉，並將之落實在現行《地方制度法》中，保障這些山地鄉，無論有多少外來的漢人移入，其「鄉長」一定須由原住民擔任之。同理，本文提出並釐清哪些鄉鎮是臺灣客家人的「傳統地域」概念，也希望同樣能引用原住民傳統既有的「山地鄉」概念，以保障客家人傳統文化地域，規範出明確的客家人生活空間，以保障臺灣客家文化的推行地區，究竟該在哪些鄉鎮市區。此外，因為戰後城鄉間就業、就讀之移民頻繁，可能會使部分客家傳統領域鄉鎮中的原本客家人口比例，被外來人口稀釋降低，本文提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概念，至少也可避免今日或將來，被人指為「某某鄉鎮市，外來人口太多，當地客家人比例已太低，不再是客家鄉鎮」之疑慮。甚至進而冀望能在提出此概念後，在「臺灣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提倡客家文化與客語母語教學時，其合理性與正當性更加充分，也可增加外來移民移入後，能有「我們搬進客家庄，該入境隨俗」的正面心態，接受「客家傳統地域」上推行的客家文化政策。

至於為何要將《1926 年漢籍調查》中各街庄客家人口門檻定到 45%？其實以正當性與合理性而言，將人口門檻訂定在 50% 也就是過半數最為理想，事實上下列各「客家傳統領域」鄉鎮，除屏東縣高樹鄉外，其餘的客家人口門檻都過半數。但這唯一的高樹鄉，卻是傳統被視為「六堆客家地區」的「客家象徵標竿鄉鎮」之一，本文按《1926 年漢籍調查》資料估其客家人口數當年有 46.32%，幾乎達半數卻未過半，若將門檻嚴定到 50%，這個客家傳統標竿鄉鎮會被排除，對「六堆客家人」的固有歷史認同並不合理，故將人口門檻標準略降為 45%。而這種些微調降，並無礙全臺灣其他閩南鄉鎮的閩南文化權益受影響，因為西元 1926 當年全臺灣客家人口達 45-50% 之街庄，唯高樹鄉一個，故本文將人口門檻定於此。

又為何本文以「鄉鎮市」這層級作為基本計算單位？而不精細到村里級？因為現行《地方制度法》明文規定鄉鎮市是最基層的地方自治法人，而其下的村里，雖其首長亦為民選，卻無自治機關，同時也不具有公法人地位。故在地方自治上，因推行客家文化也屬地方文化自治事項，然其最基層也僅到鄉鎮市這層級，無法再精細到村里。是故雖日本時代史料譬如《新竹州（歷次）統計書》，可以將記載閩籍或粵籍的空間區劃，精細到「大字」這小層級，而當時一個「大字」，在戰後則視人口多寡，重劃為一或數個村里。則或許可依《新竹州（歷次）統計書》史料，再將「客家傳統地域」的政區空間精細到村里級，如此便可將本文若干被納入「客家傳統領域」鄉鎮下閩籍人口較多村里排除在外，譬如頭份鎮的蘆竹里、造橋鄉的談文村、龍昇村等；或也可將若干不被列入「客家傳統地域」的閩南鄉鎮下的客家村里，譬如後龍鎮的龍坑里（俗稱十班坑）、豐富里、福寧里（俗稱頭湖）……八德市的霄裡里、苑裡鎮的社苓里、玉田里、上館里、南勢里、石鎮里……新竹市香山區之高峰里、柴橋里（俗稱青草湖）、同市東區之金山里、仙水里（俗稱金山面）、新莊里（俗稱柴梳山）⁴……等溢出「傳統客家地域鄉鎮」之「客家村里」是否也納入之。但因這問題牽扯到現實政治面上，可能尚須修改《地方制度法》中鄉鎮市的文化自治事項，是否得依轄下村里之族群不同，可將該村里文化自治事項，委託其他鄰近又族群相同之鄉鎮代為辦理等問題。然這些須過立法院三讀修法，政治困難度實高，故本文目前尚以今日鄉鎮市的空間範圍為主，先行探討「客家傳統地域」該規範哪些鄉鎮。至於更進一步的村里級問題，限於篇幅，或待日後再進一步討論、與呼籲修《地方制度法》重新規範「溢出客家『傳統地域鄉鎮』之客家村里」之相關客家文化推動權責該歸誰等問題。

⁴ 以上參閱：日·新竹州廳（編），1923-1941，《新竹州（歷次）統計書》。新竹：新竹州廳。

此外，對於也是閩南漳州府籍的「詔安客家人」而言，由於《1926年漢籍調查》只記載到府州別，而「詔安」乃漳州轄下之一縣⁵，這些詔安客家人在當時都會被歸類為閩南的「漳州府籍」，而無法由資料中判別哪些是「漳州閩南人」、哪些是「漳州客家人」，是本文受限於資料而力有未逮之處。像今雲林縣的崙背與二崙兩鄉，就有學者發覺到有為數不少的詔安客家人⁶，不過這在《1926年漢籍調查》資料都無法反映出來，更無法估其人數。甚至可進一步問，是否也有若干詔安客家人，同汀州客家人一樣也居於「臺灣客家傳統地域」鄉鎮中，而被估為閩南漳州籍？但同樣受限於資料，也無法估測出。不過因此，本文所估的臺灣客家人數，因不能含及詔安客家人，反而算是低估，而非高估了客家人數。

二、 定義客家傳統地域時有關客家人口問題的釐清

關於日本時代客家人口統計方面，其實在羅烈師博士論文《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以下簡稱《羅烈師氏博論》）⁷中，已做過詳細地統計分析。羅氏以前引《1926年漢籍調查》資料中的「廣東籍」與「福建籍」，對臺灣廣東籍人士做過依統計與分析，誠為大作。不過臺灣客家人並不僅只於廣東籍，故本文又做補充之處如下：

⁵ 閩南一地的客家人，實不只在漳州的詔安一縣，另外漳州的平和、南靖等縣也有閩南客家人。在臺灣，其通常都被稱為詔安客家人。或可見陳秀琪，2005，《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⁶ 邱彥貴、吳中杰，2001，《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⁷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福建省汀州府籍該列入臺灣客家人

該資料中的福建省汀州籍人士，理論上他們也會被歸為福建省籍。但其實汀州人講的汀州腔客語也是客家話的一種，他們該不該被列入客家人，其實該兼顧之。由《1926年漢籍調查》書中當時日本語言學家小川尚義寫的〈沿革〉文中，也明白記載：

本表福建省之欄位載有汀州府，又廣東省之欄也載有潮州府，雖這是政治上的行政區劃，但由語系的觀點來看時，我們相信若用更適當地說法來說，前者（筆者按：指汀州府）與其說是福建語族不如說他們是廣東語族；後者與其說他們是廣東語族不如說他們是較接近於福建語族⁸。

這個引文也說明了汀州話比較接近「廣東語族」（筆者按：其實該是客家話）⁹。事實上，今日汀州各種腔調的方言也被歸類為客方言之一種。此外，早見清初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所載：

查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¹⁰。

⁸ 日·小川尚義，1928，〈漢民族移住の沿革〉，收入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頁1-2。原文為日文，筆者自譯。

⁹ 由引文行文來看，當年小川尚義似尚不知廣東境內至少有「粵方言」與「客方言」之別，同樣也好像不知潮州人，也分為講潮州閩南語、跟講潮州客家語兩族群之別。

¹⁰ 清·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收入清·余文儀（主修）·王瑛曾（總纂），2002，《重修鳳山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1.3版，網址：<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卷12上，〈藝文志（上）·奏疏〉，頁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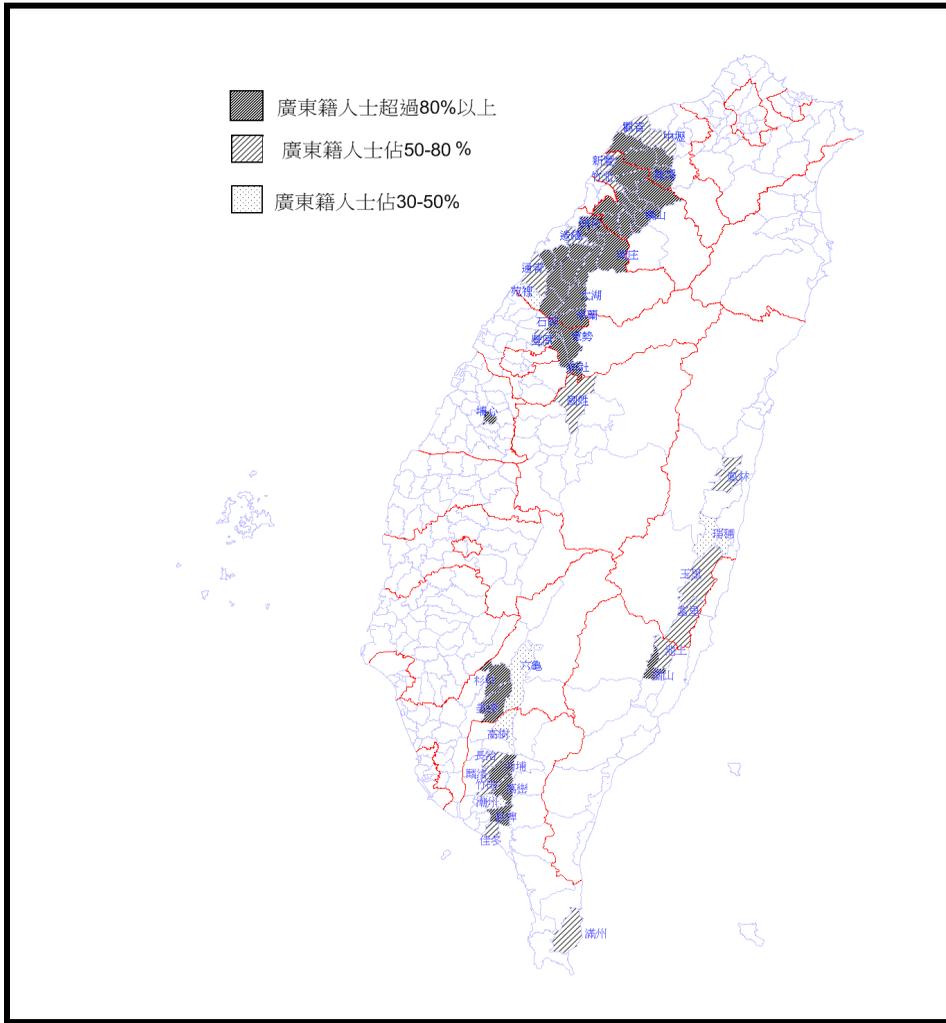
覺羅滿保奏疏中說明「潮屬之鎮平（雍正年間後屬嘉應直隸州）、平遠（同前）、程鄉（雍正年間後嘉應州直屬地，以上皆講嘉應州各種腔調的客語）」與福建省汀州人「自為守望」，因為來臺的汀州人講的雖也屬客語，但腔調不同於嘉應州，然而當面對臺灣強勢的「漳、泉之人」時，兩州之客家人仍互相結合而「不與漳、泉之人」。可見清朝初年時，汀州雖屬福建省轄，理論上與漳泉二州人共為同省人，但因汀州客語頗類嘉應州客語，且在地域上彼此都同屬韓江流域，在大陸原鄉，汀州人與嘉應州兩地客家人彼此來往遠比汀州跟漳泉二州人來得密切¹¹。

此外筆者田野訪談時，曾發現苗栗縣三灣鄉永如山「三元宮暨褒忠祀」一廟中，其左殿祭祀主神為「皇恩粵汀褒忠義士之神位」。據筆者與廟中廖仁接先生等諸位耆老訪談紀錄，他們的共同記憶是：永如山這間義民祀，當年也是隨竹縣新埔枋寮義民一起出征的，而枋寮義民廟主祭的是「粵東」義士，他們永如山主祀的是「粵汀」義士，因為他們這附近以前也有汀州客家人跟四縣腔客家人一起開墾，故「出征」時，是粵籍與汀籍一同「出征」，故此廟義民信仰主神如此祭拜之。這些耆老強調：「這就是我們永如山義民祀跟枋寮的不同之處」。這也是清代臺灣粵東客家人與福建汀州客家人來往密切之另一證。故 1926 年所調查到還自認為汀州裔者，實該歸屬為客家人。

筆者將《1926 年漢籍調查》廣東籍統計鄉鎮分佈，製成「圖一·純廣東人比例之鄉鎮分佈圖」。此外，筆者也將「汀州客家人」納入臺灣客家人計算，製成「圖二·筆者所估臺灣客家人鄉鎮分佈圖（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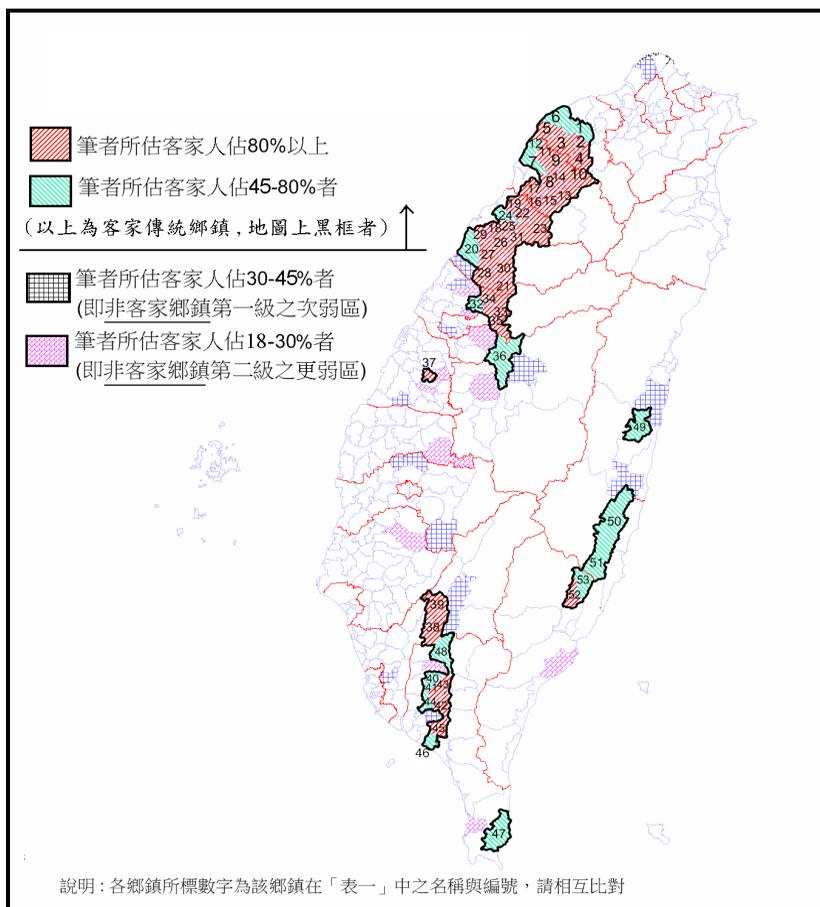
¹¹ 蔡驩，2005，《汀江流域の地域文化と客家：漢族の多様性と一體性に關する一考察》。東京：風響社。周雪香，2007，《明清閩粵邊客家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灣客家傳統地域圖)」與「表一·『臺灣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於 1926 年時客家人口比例表」以相互比較。由「圖一」、「圖二」可意外發現今日福佬化很深的苗栗縣通霄鎮、臺中縣豐原市、彰化縣埔心鄉、屏東縣滿州鄉，在 1926 年時認同自己是粵籍的人仍高過 45%，也當視之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之鄉鎮市；至於東部的鳳林、玉里、富里、池上、關山，也同理當視之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之鄉鎮，這些也是羅烈師氏的重要貢獻。而本文居於前人學術貢獻之上，再將《1926 年漢籍調查》所載汀州籍客家人記入，便可進一步更清楚知道當時臺灣客家人之人口數。



圖一、純廣東人比例之鄉鎮分佈圖¹²

¹² 本圖底圖資料來源：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台灣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擷取時間：2006/03/21，再經筆者轉製而成。



圖二、筆者所估臺灣客家人鄉鎮分佈圖（臺灣客家傳統地域圖）¹³

¹³ 本圖底圖資料來源：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台灣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擷取時間：2006/03/21，再經筆者轉製而成。

表一、『臺灣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於 1926 年時客家人口比例表

今縣名	今日鄉鎮名	筆者所估臺灣客家人所佔比例(%)	在臺廣東籍人士所佔比例(%)
桃園縣	01.中壢市	50.00 / (73.56 ¹⁴)	50.00 / (73.56)
	02.平鎮市	95.76	95.76
	03.楊梅鎮	93.95	93.95
	04.龍潭鄉	92.90	89.62
	05.新屋鄉	98.31	98.31
	06.觀音鄉	70.14	70.14
新竹縣	07.竹北市	70.93	53.49
	08.竹東鎮	99.23	99.23
	09.新埔鎮	97.64	97.17
	10.關西鎮	98.11	97.64
	11.湖口鄉	100.00	100.00
	12.新豐鄉	59.30	53.49
	13.橫山鄉	98.20	98.20
	14.芎林鄉	100.00	100.00
	15.北埔鄉	100.00	100.00
	16.峨眉鄉	100.00	96.92
17.寶山鄉	94.95	94.95	
苗栗縣	18.苗栗市	92.99	92.99
	19.頭份鎮	86.23	83.83
	20.通霄鎮	66.12	65.03
	21.卓蘭鎮	95.16	95.16
	22.三灣鄉	100.00	100.00

¹⁴ 本欄在《1926 年漢籍調查》所調查到中壢的廣東籍人數比例只佔 50%，然中壢向為南桃園客家大鎮，這 50% 的數字，羅烈師氏也覺低到不合理，考證其必有誤。詳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頁 63-64 之考證。故《1926 年漢籍調查》的中壢庄這 50% 數字，實不能用，本文用年代相近的《新竹州第五統計書·現住人口表》，頁 30-31 中的中壢庄之廣東省籍比上福建省籍之「『粵閩比』=73.56%」以替之。可惜的是，《新竹州第五統計書·現住人口表》對在臺漢人只有為區分福建省籍與廣東省籍做調查，並沒有精細到府州別，故該表看不出福建省汀州府籍的客家人人數，故此閩粵比「73.56%」，對當時中壢的臺灣客家人，可能還是低估了，但仍保守用之。以下「表二」時，本文所估當年中壢客家人口也同樣用之。

	23.南庄鄉	98.94	98.94
	24.造橋鄉	66.67	64.81
	25.頭屋鄉	98.44	98.44
	26.公館鄉	94.44	92.36
	27.銅鑼鄉	100.00	100.00
	28.三義鄉	95.16	93.55
	29.西湖鄉	97.44	91.03
	30.大湖鄉	98.96	98.96
	31.獅潭鄉	100.00	100.00
臺中縣	32.豐原市	57.08	57.08
	33.東勢鎮	93.40	93.40
	34.石岡鄉	95.71	95.71
	35.新社鄉	95.52	95.52
南投縣	36.國姓鄉	78.57	78.57
彰化縣	37.埔心鄉	80.88	80.88
高雄縣	38.美濃鎮	98.89	98.33
	39.杉林鄉	81.25	81.25
屏東縣	40.長治鄉(日本時代與麟洛同為長興庄)	79.34	79.34
	41.麟洛鄉(日本時代與長治同為長興庄)	79.34	79.34
	42.萬巒鄉	81.91	81.91
	43.內埔鄉	80.00	80.00
	44.竹田鄉	78.67	78.67
	45.新埤鄉	100.00	100.00
	46.佳冬鄉	64.89	64.89
	47.滿州鄉	73.33	73.33
花	48.高樹鄉	46.32	46.32
	49.鳳林鎮	63.64	63.64

蓮 縣	50.玉里鎮	68.00	68.00
	51.富里鄉	53.33	53.33
臺 東 縣	52.關山鎮	100.00	100.00
	53.池上鄉	66.67	66.67

以上總計 53 鄉鎮，計為「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之鄉鎮市。

(2)、1926 年統計資料中潮州籍後裔是否該屬客家人問題

至於小川氏提到所謂廣東潮州人，究竟該不該屬「福建語族（筆者按：該指閩南語族）」？其實清代潮州府本身就是閩南語區跟客家語區交雜之州府，所以對臺灣的潮州府後裔身分必須再細究。這可分以下幾點觀之：

1. 清代潮州府，管轄大埔、豐順、饒平、海陽（今潮州市區）、揭陽、潮陽、澄海、惠來、普寧等 9 縣¹⁵，其中大埔、豐順 2 縣因為純粹是客家人住縣，即羅香林先生所謂之「純客縣」，所以現在中共當局也將此兩縣改劃歸客家人為主的梅州市（即清代嘉應州地）管轄¹⁶；饒平是閩客交錯縣，有閩有客，當地來臺客家後裔講的客語便是「饒平腔客語」；惠來、普寧也是閩客交錯之縣；海陽（今潮州市區）、揭陽、潮陽等 3 個縣，便是所謂潮州「三陽之地」，為潮州府的沿海平原中心，亦是潮州政經中心區，其中之人民則大多屬講潮州閩南語之人，潮州客家人則錯居其中為「三陽之地」3 縣之少數族群；到了海邊的澄海縣，則非羅香林先生定義的非純客縣，換言之此縣純粹是潮州閩南人住縣。

¹⁵ 譚其驤，1992，《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8 冊·清時期》。臺北，曉園出版社，頁 44-45，〈廣東省圖〉。

¹⁶ 陳潮·陳洪玲（主編），200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沿革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頁 107，〈廣東省（1960-1976）圖〉。

2. 但事實上如果回到中國大陸潮州府原鄉，即令講閩南語的潮州人通常是不會自居為「福佬人」，而是自居為「潮州人」或「潮汕人」，但有趣的是，粵東的客家人會稱潮州的閩南人為「福佬人」。換言之，他們雖與福建省泉漳之人講的話在語言學分類上都屬閩南語，只是彼此腔調不同而仍可勉強互通，但因他們並不屬「福建省」管轄，所以也不會自居為「福佬人」，而傾向認同自己是「粵」人或「粵東」的「潮州人」。但在粵東客家人眼中，他們仍是跟福建籍閩南人一樣都是「福佬」¹⁷。尤其像「三陽之縣」之地向是潮州府精華區，本區住民是閩多客少，所以其來臺後裔可能非客家人居多，其後裔身分到底屬不屬於客家人，可能會有所爭議。有學者便認為他們即令在大陸原鄉非屬客家人，但在來臺之後的後裔，可能該歸屬為客家人¹⁸。

3. 除了像舊「東勢郡」的臺中縣東勢等 3 鄉鎮來臺移民後裔，能很明確認同自己是潮州純客縣大埔縣之客家後裔外，其他地方在無進一步史料可證明其來臺潮州人後代是潮州閩南人還是客家人的情況下，論證潮州非純客住縣來臺後裔到底是閩是客，恐也無太多史料可直接支持。

4. 不過，由臺灣閩粵械鬥與閩粵緊張關係的歷史脈絡來看，筆者先假設，1926 年日本人對臺灣漢人祖籍調查時，還能記憶自己是「潮州籍」後裔的，可能多數是來自潮州籍的客家人後裔，其他潮州籍但講閩南語系的後裔，在清代治臺兩百年來至日本時代 1926 年

¹⁷ 劉鎮發，2010，《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廣州：學術研究出版社，頁 30。

¹⁸ 詳見蔡采秀，2004，〈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過程〉，《臺灣史研究》（臺北），11（1）：1-41，頁 17 註 69 處說法。蔡氏並引林正慧碩士論文（林正慧，1996（民國 85 年），《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莊之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與蔡氏對林氏本人的口訪資料，來支持自己之觀點。

為止，兩百多年間，可能多半已遺忘自己身分是潮州人。請論證如下：

首先，單看《1926 年漢籍調查》中全臺潮州籍人數資料，竟遜於廣東的嘉應州（以四縣腔客語為主）與惠州府（以海陸腔客語為主）之客家人數。依 1926 年所載，在臺潮州裔竟只有 134,800 人，嘉應州裔卻高達 296,900 人，是潮州裔的 2.20 倍；惠州裔也有 154,600 人，是潮裔的 1.15 倍。以潮州府當地地理位置位於粵東沿海之地，本身對海外交通發達，其境內有潮陽、汕頭這些通商大港，而清代偏山區的嘉應州與惠州人要移民到臺灣或東南亞時，也多需經過潮州，故潮州對外的移民量似乎不可能那麼少。事實上，潮州跟嘉應州至今都仍稱是廣東的移民大鄉，但來臺的潮裔跟嘉應州裔人數竟差別那麼大，足使人生疑竇。至少 1926 年時所調查到的在臺潮裔，竟少於在臺嘉應州裔的一半以下，是很不合理的。若非日本人調查錯誤的話，1926 年潮州裔人數，代表的意義很可能並非清代治臺約 200 年來所有潮州裔的真正人數，而是顯示 1926 年還可自居或自我認同為潮州人的只剩那麼多了。如果這假設能成立，那，不認同或已遺忘自己還是潮州裔的人跑去哪了？筆者懷疑並假設，1926 年還自我認同為潮裔者，多半是當年潮州講客語的後裔（就目前所知，在臺灣，潮裔客語腔以「大埔腔」和「饒平腔」為大宗）。至於原本是講潮州閩南語（一般稱為潮州話或潮汕話）的潮裔，可能在歷史環境下，或因為與潮州客家人同住一街庄附近，認同「我們都是粵（東）人」的條件下，逐漸改講潮州各腔客語，所以身份轉換為潮裔客家人後裔¹⁹；或也可能因為其所居處鄰近福建籍人士村庄，加上潮州閩南語本身語言性質就與漳泉兩腔閩南語接近，有些潮州閩南後裔（甚至不排除若干潮州客家裔也可能如此）更改

¹⁹ 在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一文，頁 260 處，也提到類似觀點。

講偏泉或偏漳腔閩南語。後者，也逐漸遺忘自己的潮裔身分，改為「認同福建」，或誤以為自己是福建的漳泉兩籍人士後裔了²⁰。這也是筆者假設 1926 年時潮裔人數偏少的重要原因。

但問這問題並論述這假設的合理性之前，必須先回答筆者剛剛的推論合理性何在。事實上筆者對 1926 年潮州裔人數數字偏少，並假設其可能多數是講潮州腔各種客語的潮裔居多，這放在臺灣的歷史時間脈絡與地理空間分佈上，概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請容分論如下：

1. 由歷史脈絡下看部分潮州人身分記憶遺忘的可能性：

論述清代臺灣歷史時不能忽略一點，即清代臺灣兩百多年間，幾乎都屬「福建省」管轄，「臺灣府」也不過是清代「福建省」管轄的 12 個府州之一。至於臺灣日後獨立設省，還沒 10 年就割讓給日本了，所謂「臺灣省人」這種認同概念，很可能在清代還來不及完全成型。故在清代臺灣所謂漳、泉、粵三籍漢人移民，漳人與泉人雖可能還不至於完全認同自己是臺灣府人士，而趨向用「祖籍」認同自己為「漳州人」或「泉州人」，但至少也認為自己還是「福建省人士」，也認為「臺灣府」是我們「閩省」的一部份，所以非福建省的粵籍移民，在泉漳人眼中就是「外省人」。故所謂的閩粵籍械鬥，在當時人眼中，性質該屬於「福建本省人」跟「非福建的外省人」之間的族群矛盾與省籍情結²¹。是故在清代臺灣居多數的泉漳人眼

²⁰ 承上註，羅烈師文對潮州裔則沒有這種論點，此論點為筆者所提出。

²¹ 但清代臺灣的閩粵情結，絕非「臺灣本島人」跟「非臺灣人」的情結，我們讀資料時千萬不要過分解讀。事實上，清代臺灣時所謂的「本省」與「外省」，其基本中心點是以「福建省」為認知中心，跟今日以「臺灣」為中心的「本省」、「外省」人分野完全不同。故當清光緒年間臺灣正式設省後，臺灣的閩裔與粵裔，理論上都成了臺灣「本省人」了，相對地「福建」與「廣東」，則都成了「外省人(阿山)」了。不過筆者仍強調，清代治臺約 200 年，設「臺灣省」卻是最後不到 10 年之事，所以在清代臺灣設省後，臺灣「本省人」的自我認同概念，可能還來不及完全成型。

中，「我們福建人」才是本地人，「你們」潮州、嘉應州、惠州，都是廣東省轄下 13 個府州之其中 3 個府州的「外省人」。在泉漳籍閩南人眼中，甚至可能不會在乎潮州府籍人中還有「跟我們泉漳人講話比較像的潮州閩南人」，還是「跟我們講話不一樣的潮州客家人」，在他們眼中，那些廣東來的，都算「外籍」人士，在當時的詞彙中，也就是所謂的「客子」或「客人」的輕蔑口吻²²。

是故，被「閩籍」泉漳閩南人歸類為「外省人」的「粵籍」人士，理論上在臺灣不管講什麼方言，都可能得被迫團結在一起。但實際上，潮州人中講潮州話的跟講客家話的，在有現實衝突時卻也不一定會互相合作，這早在清初康熙年間便見端倪。如朱一貴事件時，朱一貴與杜君英的不合械鬥便是如此，杜君英是潮州海陽縣人，海陽縣是閩南人多客家人少之縣，杜君英是講潮州閩南語的人士機率很大。照前引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所說，海陽縣人多數是「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的。但即令如此，在福建省漳州籍的朱一貴一幫人眼中，杜君英仍是「粵人」而非「我類」，而杜君英雖為海陽縣人，麾下部眾仍是「多是潮之三陽之人（潮州閩南語人居多）」，當時講粵東各腔客家話的「鎮平、程鄉、平遠三縣之民，『並無入夥』」（前引覺羅滿保疏）。筆者認為覺羅滿保所疏不一定完全正確，畢竟杜君英在臺灣也被漳泉人視為「粵人」，而粵人畢竟在臺就是弱勢，某種程度可能也必須拋棄彼此方言腔調之見以相合作，故杜君英麾下，不太可能客家人就完全「並無入夥」，而當有部分成員仍是粵東客家人²³。不過在某種程度上，覺羅滿保所疏也可能察覺一些意

²² 清·劉良璧·錢洙·范昌治（纂修），198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卷 19，〈雜記·叢談〉，頁 498-499：「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

²³ 在戚嘉林，2007，《臺灣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第 6 章，〈前清漢族移民臺灣〉，頁 104-105 中，說朱、杜之所以分裂械鬥，是因為杜君英是「客家人」，所以是閩客械鬥，這似乎戚氏過論了。筆者以為，這只是閩「粵」分類械鬥，而非閩

味，即清代臺灣的潮州人中，潮州閩南人身分在臺頗為尷尬，在粵民客家人眼中，他們也並完全視同己類；在福建省的漳泉人眼中，他們同樣也視同非己類。

這在另一史料亦可觀端倪，即同時期的清初陳夢林《諸羅縣志》時謂：

今流民大半潮之饒平、大埔、程鄉、鎮平、惠之海豐，
皆千百無賴而為，一莊有室家者百不得一。

在這位漳州府雲霄縣的閩籍人士陳夢林眼中，他對「流民」人士充滿負面說法²⁴，但觀察其所謂「流民」群之祖籍籍貫空間分佈，竟絕大多數是廣東省講客家話的縣份。引文中的潮州之饒平，為半閩半客之縣，該縣的客家區，便是現在臺灣「饒平腔客語」人的祖居地；大埔、程鄉、鎮平，則是純客縣，都是客家人；惠州之海豐，亦是半閩半客，其中的客家人便是現今臺灣「海陸腔客語」人的祖先。至於不講客家話的粵東潮州縣分，譬如「三陽之地」的潮州閩南人居多之地是否有流民，陳夢林就沒提及，似乎可見他能把潮中閩南人跟潮中客家人分得很清楚²⁵，也隱約可見他並沒把潮州閩南人當成當時臺灣流民問題的重要根源。這史料似乎也反映出，當時粵民中社會地位比較弱勢的，多半是粵籍的操客家話人士，這些人也將因其在臺的社會弱勢，常須被迫團結在一起。特別是雍正年間未將嘉應州從潮州府中獨立為直隸州之前，史料留下來的紀錄，不管

「客」械鬥，即是閩南語的福建人與同樣講閩南語的廣東人之省籍械鬥。但朱一貴後追殺杜君英一黨人時，不管是廣東的閩人或客家人，在朱一貴眼中，都屬「粵籍」，所以粵籍客家人也跟著遭殃，不得不起兵對抗朱一貴以自保。

²⁴ 筆者用負面說法一詞，主要是引用李文良，2003，〈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23：141-167的說法。

²⁵ 不過陳夢林畢竟是讀書士人，他可能有能力分辨出潮州閩南人跟潮州客家人的不同，但一般大多數未讀過書的中下階層漳泉人士是否也有這種判別能力呢？很可能都沒能力分清楚，且都可能把潮州的閩南人跟客家人混在一起稱之為「客子」。

是「粵東」的閩南人或客家人，往往都一律用「潮人」帶過，未加區分。甚至雍正年間設嘉應直隸州後，剩下的潮州府區域境內，仍雜有潮州閩南人與潮州客家人，但史料中也不一定能區分，往往仍是一筆「潮人」就帶過，故判讀這些史料時當得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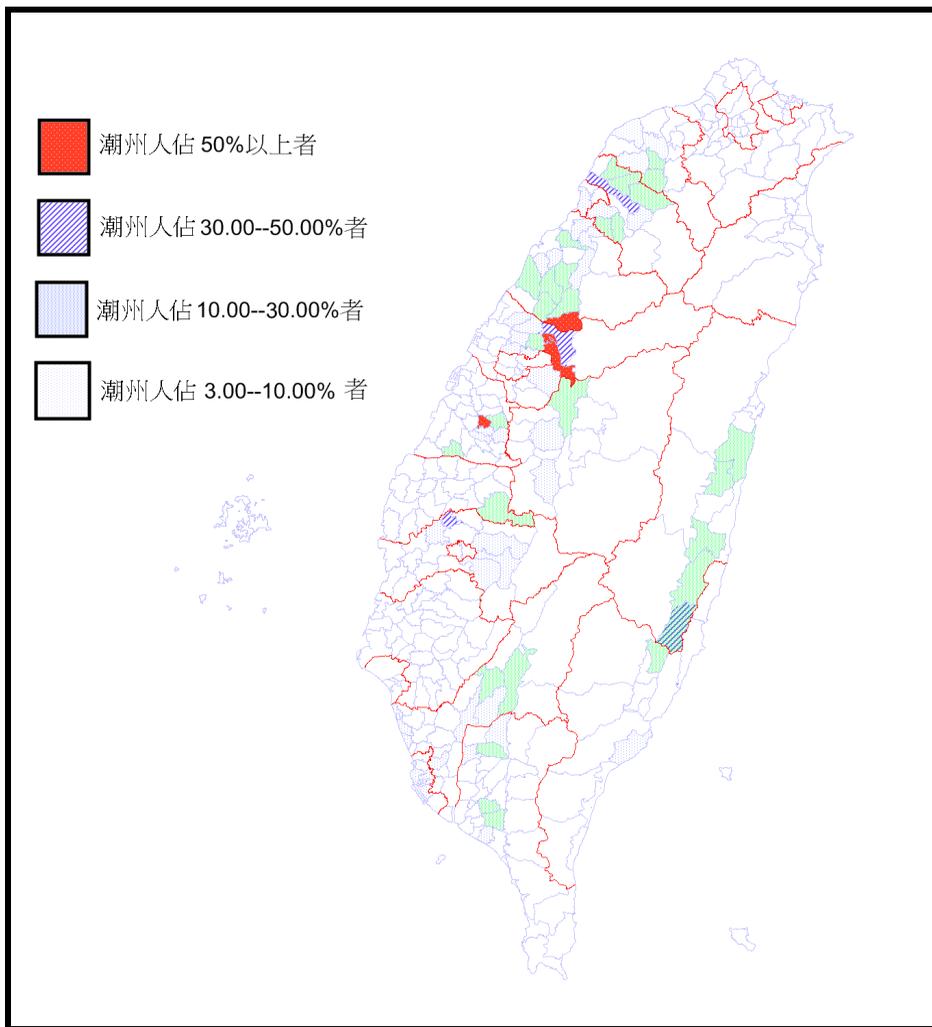
因「潮州話（潮州閩南語）」畢竟跟泉漳人的「福佬話」是相近，都只是腔調不同的閩南語，而清代絕大多數時間的臺灣府一地畢竟仍屬福建省管轄，若潮州籍閩南人想在臺地安身立命，可能會逐漸轉化身分遺忘自己是潮人，而漸漸改變認同，自居為福佬人。這一點，對粵籍客家人來講就稍微困難，除非粵籍客家人能流利口操閩客雙語，否則他口中的客家話，不管是哪種腔調，只要一開口，都容易被口操福佬話的泉漳人士目為「異己」。所以，口操客語的粵籍客家人，不管源自潮、惠、嘉應講哪種腔調的客家話，比起口操潮州閩南語的潮人來說，總是不如後者去轉化身分為閩籍福佬人來得容易。當然，目前筆者尚未找到許多史料可證明在清代治臺約 200 年中，在臺操「潮州話」之潮州閩南人，是否曾大量地逐漸轉換身分為「福建省的福佬人」。是故，以下再佐以另一旁證，即是藉由觀察 1926 年時，臺灣還認同自己為潮州籍人士的地理空間分佈，觀察其是否跟嘉應籍與惠州籍客家人分佈地區的空間相近？是否在福佬人或福建籍人居多的鄉鎮，潮人也跟著偏少甚至沒有潮人？若如此，很可能是代表福建籍人居多的地區，其潮州裔的後代也可能多歸化為閩籍福佬人，而相近客家鄉鎮的潮州裔，則可能有部分、甚至多數是操潮州各腔客語的潮裔，故在祖籍認同上還傾向認同還是「粵東」的潮州。

2. 1926 年認同為潮籍人士空間分佈、與其閩客身分認定問題

筆者將《1926 年漢籍調查》中每街庄市，的潮人人數，除以該街庄市的總人數，得到各街庄市的潮人比例，製成「圖三·1926 年

時潮州裔比例分布圖」。限於篇幅，筆者暫不能逐一鄉鎮一一討論潮州人分布狀況。但仔細與「圖二·筆者所估臺灣客家人鄉鎮分佈圖(臺灣客家傳統地域圖)」比較，便可發現大致上 1926 年時潮州裔比例超過 3% 以上鄉鎮，跟臺灣傳統客家鄉鎮，有一定程度的地域關聯性。其中潮裔超過 50% 以上鄉鎮有卓蘭、石岡、新社、埔心 4 鄉鎮，這 4 鄉鎮都是筆者所估的「臺灣客家傳統地域」之鄉鎮，除埔心鄉今日福佬化已很嚴重之外²⁶，其餘 3 鄉鎮都是以潮州大埔腔客語為主之鄉鎮。又潮裔佔 30-50% 者，有竹北、芎林、東勢、溪口、富里等鄉鎮，這同樣也是筆者所估的「客家傳統地域鄉鎮」。甚至將潮裔比例降至 10-30% 時，也有高達 21 鄉鎮市就是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佔所有潮裔比例 10-30% 總數的 28 個鄉鎮市之 75% 之高。其他潮裔僅 3-10% 的鄉鎮，如果再與「圖二」中「非客家籍鄉鎮次弱區(筆者所估客家人尚佔 30-50% 者)」、「非客家籍鄉鎮更弱區(筆者所估客家人僅佔 18-30% 者)」，更是有一定程度的空間媒合。此外，潮裔已低於 3% 以下的鄉鎮市，絕大多數都是福佬人為主的鄉鎮市。至此，筆者先合理推測，1926 年時這些自居潮裔之人，可能多半是操潮州各種腔調客語人。

²⁶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頁附錄 A-27，「單一認定(時)四大族群比例」表，彰化縣埔心鄉在單一認定時，自我認同為臺灣客家人的，竟只剩下 5.1%；即今在受訪者可以自由選擇的多重認同身分認定時，埔心鄉人會選擇認同視臺灣客家人的也僅 19.9%，加上選擇為大陸客家人的 4.4%，也不過就 24.3% (頁附錄 A-47)。但該鄉選擇認同自己為福佬人的比例特別高，在單一認定時，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福佬人的高達 92.3%；在多重認定時，也高達 96.9%。1926 年至今不過 82 年而已，足見埔心鄉四境被福佬鄉鎮包圍環境下，其受強勢的福佬文化衝擊嚴重至此。類似情況之鄉鎮，也就是按 1926 年資料客家人應超過 50% 之傳統客家地域鄉鎮，今日卻高度自我認同福佬化者，還有通霄鎮、豐原市、滿州鄉等。



圖三、1926 年時潮州裔比例分布圖²⁷

但也不禁使人納悶，難道臺灣歷史上，大部分的潮州人，不管他是潮州閩南人、還是潮州客家人，都真的因為被漳泉人視為「異類」，所以都被迫跟其他嘉應與惠州客家人一起集居相鄰？清代臺灣

²⁷ 本圖底圖資料來源：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台灣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擷取時間：2006/03/21，再經筆者轉製而成。

近海平原地帶難道潮州人都那麼少？似乎不可能。按《東槎紀略·卷5·陳周全之亂》提到乾隆60年(A.D.1795)陳周全之亂時：

陳周全遂為亂。周全，(泉州)同安人，生長臺灣……逃至彰化湖仔莊泉州人馬江家。復謀潮州人陳容(即陳光輝)、漳州人黃朝、黃親，分漳、泉、粵三股各招千人作亂²⁸。

這是描寫當時泉州人陳周全起事時，夥同漳州人與粵籍潮州人共為亂，地點在當時彰化縣「湖仔莊」。按查《彰化縣志·卷2·規制志》，並無「湖子莊」²⁹，倒是有(用閩南語)音近的「挖仔庄」，故可能是《東槎紀略》誤將當時「挖仔庄」記為「湖子莊」。「挖仔庄」在《彰化縣志·卷2·規制志》中記載在「大武郡東西保」欄，又《臺灣輿圖·彰化縣圖》載：

(彰化)縣治往嘉義縣路程：出南門四里口莊、四里茄冬莊、五里燕霧莊、七里二抱竹莊、七里挖仔莊、八里寶斗街、八里潮陽厝³⁰。

由此記載，可知挖仔庄今地約在今彰化縣北斗鎮(古名即寶斗街)以北的8里不遠處，約當田尾、永靖鄉附近，而寶斗街再南8里處，就是「潮陽厝」³¹。由以上可見泉州人陳周全之亂時會結合潮州人陳光輝為亂之地緣關係，陳光輝很可能就是鄰近挖仔庄南邊的潮陽厝

²⁸ 清·姚瑩，1984，《東槎紀略》。臺北市：成文出版社，卷5，〈陳周全之亂〉，頁117。

²⁹ 清·周璽(撰)，1957-196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彰化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卷2，〈規制志〉：35-66。

³⁰ 清·夏獻綸(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7-1961，《臺灣輿圖·彰化縣圖》。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27。

³¹ 彰化平原當不僅只此一潮州人聚落，據戶外生活出版社(編)，2007，《大臺中全覽百科地圖》，臺北：戶外生活出版社，頁255，〈埤頭·田尾·北斗·北斗交流道圖〉中，在北斗鎮與北鄰田尾鄉交界處，有「饒平村」，饒平也是潮州的縣名，可見此村是清代潮州饒平縣人所開發。

之潮州潮陽縣人。潮陽縣即是潮州「三陽之地」，以潮州閩南人居多數之縣分，故陳光輝本人可能即是潮州閩南人。陳光輝會與「外省」又「外州」的泉州人陳周全一起為亂，可能是因：一、他們倆都是講閩南語，雖腔調不同卻氣類相近；二、都是姓陳，基於同姓情誼而結黨。由此可看到清代臺灣近海平原地帶有潮州人聚落，而且很可能還是潮州閩南人聚落。

此外又引一清末張之洞所述史料如下：

臺灣距潮甚近，其地商務半係潮人；若令帶所部潮勇數營前往，風土尤為相習³²。

張之洞並未到臺灣任職過，他所耳聞該是從他人聽來。雖其在光緒 6 年 (A.D. 1880) 時說了這：「臺灣的商務『有一半』是潮州人所掌」的話，未免太過誇張，因為臺灣沿海都邑中福建省漳泉籍商幫的經濟實力也很強，還強到會互相內鬥，譬如有名的「頂下郊拼」即是。不過，張之洞所言，也反映出至少清代後期的臺灣經商者，有一定程度是由潮州人商務集團所掌控。但，潮人要經營這種兩岸之間商務，若要在臺落腳，理當居住在當時臺灣的臺北(艋舺或大稻埕)、基隆、臺南這些大都邑中，甚至若再往前推個約一百年，在鹿港這大港邑附近是不是可能也有潮州幫聚落？故來臺經商之潮州人，似乎不可能隨臺灣客家人般多居住在臺灣內山之地，所以當時臺灣沿海之地，特別當時臺北、基隆、臺南等南北大城附近鄉鎮，理應有一定數量之潮人。但這在 1926 年資料顯示，似乎無法忠實反映出。《1926 年漢籍調查》中顯示當時臺北市只有 800 位左右自居潮州裔者，數量已偏低；基隆市更只有區區約 100 人；臺南市甚至是 0 人。要說這約 900 潮州裔之先人，能在清代中後期的臺灣掌一定程度的

³² 張之洞，〈臺防重要敬舉人才片（光緒六年十月初一日）〉，《張文襄公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系統，頁 3。

兩岸商務，恐也大有問題。接著再問，究竟張之洞所言那些在臺從事兩岸商務的潮州人，是潮州閩南人、還是客家人居多？筆者估計可能不是那些與傳統客家庄相鄰的潮州人所為，事實上由「圖三」來看，1926年還會自居潮人後裔者，分布多在偏內山的客家鄉鎮鄰近區域，其恐也難能遙控近海的都會區之兩岸商務。故清代臺灣經商潮人，很可能是清代以來一直善於經商、也聞名於兩岸與東南亞的「潮州幫」人士，而這些人多半是操潮州話的潮州閩南人，少數則是改操潮州閩南語的潮州客家人。

故筆者推估，清代臺灣，特別是清代中、晚期時，在臺灣沿海的福佬人居多的鄉鎮中，是有一定程度的潮州閩南人，或因經商需要，不定期地居住臺灣，他們後代若還長期留在臺灣，因所操口語（潮州腔閩南語）接近於福建省閩南語，久之，便較容易也較可能逐漸混入福建裔福佬人中，或是與閩籍人士通婚，而使臺灣偏近沿海平原地帶的潮人聚落、潮人街、甚至潮人庄，逐漸演變成認同福建省的福佬庄，也遺忘了自己是粵籍潮州人的身分。這在前引《東槎紀略·卷五·陳周全之亂》可見潮州人在彰化有「潮陽厝庄」，還有潮州人陳光輝夥同陳周全為亂可知。但請問，今日彰化平原乃至整個嘉南平原，還有多少人能集體記憶自己是潮州閩南（甚至潮州客家）後裔？這或許是對1926年日人調查時，自居潮裔之人數不但偏少，也多半是居於偏內山客家鄉鎮、或是鄰近於客家鄉鎮附近的潮裔客家人之原因。

以上解釋，便可更合理地呼應羅烈師氏將潮人都併計入粵籍，並認為其後代多是客家人的可能性。誠如羅氏所言：

在這樣的粵人認同下，不同語言但同祖籍的人群會因此彼此認同，進而產生語言與文化上的轉變，族群界

限也因之移動³³。

筆者相當程度贊成羅先生之言，甚至也隨羅氏般，將 1926 年潮籍人士都計入臺灣客家人口當中。但筆者得補充，同樣是潮州籍的「共同粵人認同」下，即令不同語言，也可能逐漸再轉化為客家人之同時，也必須考慮到語言特性。對潮州籍閩南人而言，在粵籍認同下轉化為客家人，雖有其可能性，但相對於潮州籍客家人而言，又似乎比較難。甚至還須考量到空間上，若是居住在離客家庄很遠、又被多數福建福佬庄（閩庄）包圍的潮州閩南人聚落（甚至潮州客家人聚落），都可能因已成為孤立的方言島，而早在清代中末葉時，就被「閩籍福佬化」了，同時也遺忘了自己還是粵籍的身分。所以 1926 年統計資料，才可能顯示在臺潮裔所居地多偏內山、且多鄰近客家庄之原因。

最後在將上述諸推論，補以一史料證之。早在 1905 年日本殖民政府準備對臺灣進行第一次國勢調查時（因日俄戰爭故沒實施，遲到 1920 年才真正實施），曾擬過以下之調查準則：

問：元來廣東ノ種族ナリシモ福建種族ト雜婚シ年所ノ久シキ言語風俗慣習等全然福建化シタルモノアリ此ノ種族ハ如何記入スヘキヤ。

答：廣東人タル歴史ヲ有スルモ其ノ特徴存セス既ニ福建化シタルモノハ之ヲ福建人トシテ調査スヘシ³⁴。

以下翻譯中文：

問：原來為「廣東種族」，然因與「福建種族」通婚，

³³ 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頁 260。

³⁴ 日・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無出版年代，但依書中內容判讀，很可能是 1905 下半年或 1906 左右），頁 58。

經年累月後，其語言、風俗、習慣等已經全然「福建化」的人，其「種族」應如何記錄呢？

答：雖然他們也有廣東人的歷史，然其特徵已不存在，既然已福建化者，應將他們當作福建人來調查

三、 由《2004 版客家調查》看客家傳統鄉鎮的客家認同衰弱問題

前已述《2004 版客家調查》雖可能有取樣問題而受人議論，但不可否認，其是近幾十年來，唯一對全臺各地客家人數，進行的一次學術性大規模調查，故仍有一定程度的時代標竿性，與學術價值貢獻。本文嘗試由該資料，比較 1926 年資料所得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中客家人數，觀察約 80 年以降，全國客家傳統鄉鎮中，客家認同是否有大變化，並製成「表二·《1926 年漢籍調查》、《2004 版客家調查》兩資料之客家認同變化表」。限於篇幅，「表二」中只列出客家傳統鄉鎮市之變化爾，非客家傳統地域鄉鎮之客家認同變化，暫非本文所能處理。在此必須說明，《2004 版客家調查》中容許抽樣者依「單一認定」與「多重認定」的兩種身分認定選項，來複選自己的身分認同，故於「表二」中亦分此兩欄。又在身分認同選項中也有許多項目可供受訪者選擇，單以客家人而言，該調查又細分為「臺灣客家人」跟「大陸客家人」兩項，故本表所列「多重認定」中之客家認同比例，是將此兩項相加後的總得，視為現今臺灣客家傳統鄉鎮中所有客家人在「多重認定」選擇下呈現的客家人比例（D 欄）。但在表後的比較說明時，筆者仍是傾向用「單一選擇」時的客家人呈現比例數據（B 欄），來與 1926 年所得資料（A 欄）相比對，觀察客家認同度的變化跌升率（C 欄）。

表二、《1926 年漢籍調查》、《2004 版客家調查》兩資料之客家認同變化

今縣名	今鄉鎮名	A 欄： 筆者所估 1926 年時 臺灣客家人 所佔比例 (%)	B 欄： 2004 年「單 一認同」時， 認同為客家人 之比例 ³⁵ (%)	C 欄：(C=A 減B) 2004 年「單 一認定」客家 認同與 1926 相比的跌升率 ³⁶	D 欄： 2004 年「多 重認同」時， 認同為客家人 之比例 ³⁷ (%)
桃園縣	01.中壢市	73.56	51.3	-22.26	62.5
	02.平鎮市	95.76	52.2	-43.56	66.5
	03.楊梅鎮	93.95	60.9	-33.05	72.3
	04.龍潭鄉	92.90	53.3	-39.60	65.1
	05.新屋鄉	98.31	82.6	-15.71	94.5
	06.觀音鄉	70.14	50.2	-19.94	64.9
新竹縣	07.竹北市	70.93	49.3	-21.63	58.7
	08.竹東鎮	99.23	70.5	-28.73	80.6
	09.新埔鎮	97.64	81.9	-15.74	87.2
	10.關西鎮	98.11	88.8	-9.31	99.0
	11.湖口鄉	100.00	48.1	-51.90	74.3
	12.新豐鄉	59.30	69.1	<u>+9.8</u>	57.7
	13.橫山鄉	98.20	90.6	-7.60	98.8
	14.芎林鄉	100.00	79.1	-20.9	87.0

³⁵ 本欄數字中，若認同客家人比例介於 50%-33.33% (即介於 1/2-1/3) 者，表該鄉鎮市客家認同尚待加強，並以斜體字表之；介於 33.33%-15% 者，表該鄉鎮市正面臨福佬文化等外來文化衝擊頗嚴重者，並以粗體字表之；若低於 15% 者，表示此鄉鎮可能已嚴重地福佬化、或客家文化已頻臨消失危機之狀態，並以粗體加底線斜體字表之。

³⁶ 本欄數字中，若認同客家人比例跌率介於 30%-50% 者，表該鄉鎮市客家認同尚待加強，以加網底字表之；跌率介於 50%-70% 者，表該鄉鎮市客家認同度流失頗嚴重者，以粗體斜線字表之。若跌率高於 70% 者，表示此鄉鎮可能已嚴重地福佬化、或客家文化已頻臨消失危機之狀態，以粗體斜體加網底再加底線字表之；又有升率者，以底線字表之。如此反過來看，便是客家文化或客家認同感流失的比率，本文稱之為「客家認同流失率 (即 B 欄減 A 欄)」。

³⁷ 本欄因為是多重認同，受訪者可複選其認同，理論上所以「臺灣客家」加上「大陸客家」兩認同數字會有破 100% 者，所以也無從計算「多重認同」時，與 1926 年筆者所估客家人比例之相比較增減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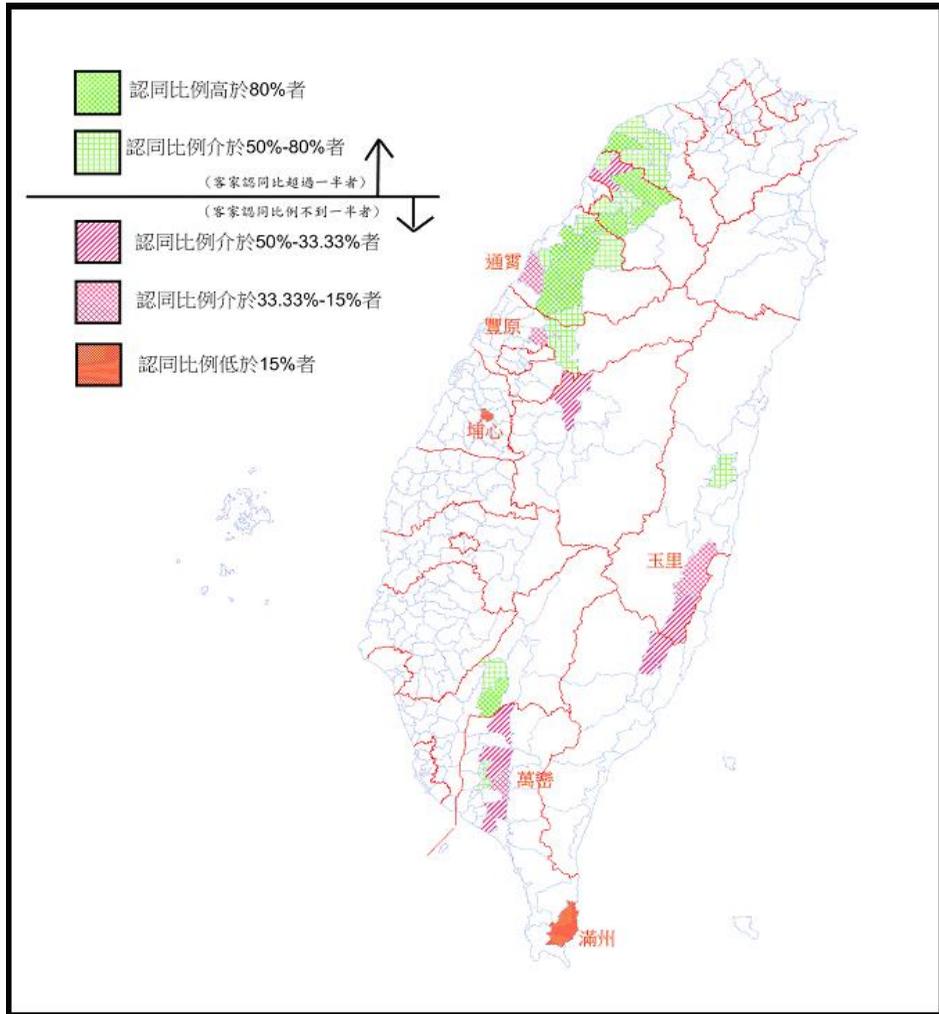
	15.北埔鄉	100.00	92.6	-7.40	103.3
	16.峨眉鄉	100.00	90.8	-9.20	99.9
	17.寶山鄉	94.95	64.4	-30.55	76.6
苗栗縣	18.苗栗市	92.99	80.5	-12.49	88.3
	19.頭份鎮	86.23	79.9	-6.33	85.8
	20.通霄鎮	66.12	24.1	-42.02	28.9
	21.卓蘭鎮	95.16	75.3	-19.86	86.8
	22.三灣鄉	100.00	93.4	-6.60	107.7
	23.南庄鄉	98.94	78.2	-20.74	85.2
	24.造橋鄉	66.67	80.0	+13.33	86.5
	25.頭屋鄉	98.44	89.4	-9.04	96.3
	26.公館鄉	94.44	94.9	+0.46	101.7
	27.銅鑼鄉	100.00	90.6	-9.40	98.0
	28.三義鄉	95.16	81.2	-13.96	91.0
	29.西湖鄉	97.44	79.9	-17.54	88.2
	30.大湖鄉	98.96	80.7	-18.26	93.3
31.獅潭鄉	100.00	91.2	-8.80	93.9	
臺中縣	32.豐原市	57.08	20.9	-36.18	26.6
	33.東勢鎮	93.40	75.3	-18.10	81.6
	34.石岡鄉	95.71	54.2	-41.51	63.3
	35.新社鄉	95.52	51.7	-43.82	62.3
南投縣	36.國姓鄉	78.57	49.7	-28.27	57.6
彰化縣	37.埔心鄉	80.88	5.1	-75.78	20.4
高雄縣	38.美濃鎮	98.89	92.6	-6.29	110.3
	39.杉林鄉	81.25	60.1	-21.15	66.4
屏東縣	40.長治鄉 (日本時代與麟洛同為長興庄)	79.34	39.9	-39.44	53.7

	41.麟洛鄉 (日本時代與長治同為長興庄)	79.34	74.6	-4.74	86.8
	42.萬巒鄉	81.91	25.7	-56.21	35.7
	43.內埔鄉	80.00	49.8	-30.20	60.7
	44.竹田鄉	78.67	73.2	-5.47	84.1
	45.新埤鄉	100.00	40.8	-59.20	50.3
	46.佳冬鄉	64.89	39.1	-25.79	51.3
	47.滿州鄉	73.33	6.3	-67.03	10.5
	48.高橋鄉	46.32	39.1	-7.22	49.7
花蓮縣	49.鳳林鎮	63.64	52.2	-11.44	66.0
	50.玉里鎮	68.00	30.2	-37.80	39.2
	51.富里鄉	53.33	35.9	-17.43	46.8
臺東縣	52.關山鎮	100.00	42.5	-57.50	58.0
	53.池上鄉	66.67	36.7	-29.97	46.2

由上表可知，約 80 年以降，單在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中，客家認同流失可謂很嚴重。茲論如後：

(一)、從個別鄉鎮市客家認同降低數看客家認同減低之危機

限於篇幅，本文僅先討論 2004 年「單一認同」時，認同為客家人之比例。從 2004 年認同客家人數據顯示，有 17 個鄉鎮市的住民，相較於 1926 年筆者所估數據，其客家認同已低於 50% 以下，佔全部 53 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32.08%。筆者將這 17 個鄉鎮市再細分為 3 等級，分論於下：



圖四、傳統客家鄉鎮於 2004 年「單一認同」時認同為客家人比例程度圖³⁸

第一級是 2004 年客家認同比例介於低於 50%-33.33% (即介於 1/2-1/3) 的鄉鎮市, 表示此類鄉鎮市的客家認同尚待加強, 有關單位似當對這些鄉鎮更戮力加強客家文化認同感教育工作。此類鄉鎮市

³⁸ 本圖底圖資料來源: 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台灣歷史地圖〉網站, 網址: 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 擷取時間: 2006/03/21, 再經筆者轉製而成。

有 12 個，佔全部 53 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22.64%。此類鄉鎮市有竹北、湖口（以上為新竹都會區附近鄉鎮）、國姓、還有六堆的長治、內埔、新埤、佳冬、高樹、以及花東縱谷的富里、關山、池上等。竹北與湖口，可能是因為接臨以閩南文化為主的新竹市、與習慣講國語的竹科高科技業人士，故這些人口若移居進來長住於竹北與湖口，是很容易降低當地客家認同的比例。又，六堆鄉鎮可能受鄰近的南部閩南強勢文化衝擊很大，或是鄰近的福佬鄉鎮人移居六堆的比例增高，使六堆中有 5 個鄉鎮都處在這個等級，似乎六堆「南客」受外來文化衝擊比「北客」大了些。又在花東縱谷方面，據聞在戰後以來，當地是臺灣四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原住民）平分秋色，沒有哪個族群是當地強勢族群，彼此關係也相對和諧。從上表觀之，或許僅剩鳳林才可能是唯一代表花東地區的僅剩客家鄉鎮了？

第二級則是介於 33.33%-15% 者，表示該鄉鎮市正面臨福佬文化等外來文化衝擊頗嚴重者，可能須優先搶救當地客家文化加強其認同感。此類鄉鎮市有 4 個，計有苗栗縣通霄鎮、臺中縣豐原市、屏東縣萬巒鄉、花蓮縣玉里鎮，佔全部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8.30%。通霄鎮其實是城區講福佬語，郊區仍多客家庄³⁹，但目前也正因為城區閩南語是強勢語言，使郊區各客家庄客家人，或因到城區就業、就讀、購物等因素，都須改講福佬話，所以通霄鎮郊區各客家庄的客語，正急速流失或已部分改變。萬巒仍是前述六堆鄉鎮之一，如今 2004 年調查，當地客家認同竟跌破 1/3，著使人訝異，或許是調查時抽樣誤差使然？豐原市則為戰後臺中縣的縣府所在，為政治與

³⁹ 在清代通霄客家與福佬械鬥歷史，使原本還是由客、閩共同開發的通霄市區，最後仍為居人口優勢之福佬人所奪之過程，可看林玉茹，2001，〈閩粵關係與街庄組織的變遷——以清代吞霄街為中心的討論〉，《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頁 81-101 之研究；又通霄客家話受福佬文化衝擊影響，可看徐煥昇，2006，《臺灣苗栗通霄客話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等相關研究。

區域經濟中心城市，自然會吸引縣內更多非客家人的住民移入，造成族群認同改變⁴⁰。

據聞目前有關單位研擬正在《客家基本法》，其冀望單以《2004版客家調查》的客家認同數據為唯一依據，來定一標準以定義何謂客家鄉鎮，據聞目前這標準值有客家人口達該鄉鎮市的 1/2 或 1/3 的兩種考量。但若只看 2004 年數據來定義之，則不管是達 1/2 或 1/3，則上述通霄鎮、豐原市、萬巒鄉、玉里鎮 4 鄉鎮市一定會被排除。可是弔詭的是，其中萬巒鄉是被視為傳統「六堆客家鄉鎮」之一，故萬巒鄉的「客家象徵標竿性」極重要，若因之就被莫名排除，甚是奇怪。

第三級客家認同比例則是低於 15% 者，表示此類鄉鎮可能已嚴重地完全福佬化、或客家文化已頻臨消失危機之狀態。此類鄉鎮市有 2 個，佔全部 53 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3.77%，即是彰化縣埔心鄉、屏東縣滿州鄉，此 2 鄉目前客家認同全低於 10%。若在地理空間的角度觀之，也不令人訝異，這 2 鄉完全是被包圍在強勢福佬文化的地理環境下（嘉南平原、恆春半島）之孤立方言島。可能早在約 80 年前，這 2 鄉的客語已在快速流失中，如今區區 80 年後便變成如此，也是不令人意外⁴¹。

（二）、從「客家認同流失率」看客家認同流失危機

在「客家認同流失率」方面，即是上表的「C 欄」中，也可解讀出另一面向的客家認同流失度。在全部 53 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

⁴⁰ 筆者年幼時，約莫民國 60 至 70 年代，常隨家父前往豐原批發商務，當時豐原市區早已聽不到客家話，滿城竟是福佬語。如今 2004 年此數據，並不使筆者驚訝。

⁴¹ 不過相關單位與有心人士也不必因此失望，因為仍可以透過教育體系或客家公益團體告訴他們：「區區 80 年前，你們這些鄉鎮還是客家認同很高的客家鄉。」如此，當更有歷史正當性，去教導他們恢復客家認同並開始在學客家話。

中，若只看「單一認同」選項時，可發現竟只有 3 個，他們分別是新竹縣新豐鄉，苗栗縣造橋鄉、公館鄉，其他 50 個都是呈現負減少。新竹縣新豐鄉客家認同度是正增加，可能與 1982 年新竹縣各客家鄉鎮，成功脫離以閩南人為主的新竹市，獨立為真正屬於客家縣分的新竹縣後，該縣縣政府在所轄 11 個客家鄉鎮市積極推動客家文化認同，或許因之使新豐閩南裔隨世代演變、與客家人彼此通婚等因素有關；又也不能排除可能是因為有更多客家人往該鄉移民使然。造橋鄉客家認同度也是正增加，也是 3 個正增加中幅度最高者，可能與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有關，因為地理環境相對封閉，使得：一、外來文化較不易入侵，二、因為地理封閉所以產業不興，年輕人口便大量流失到大市鎮工作，所以受訪者可能有頗高比例就是當地客家老人，老人家（除該鄉海線若干福佬庄外）當然客家認同度傾向仍很強。至於排名第三的苗栗縣公館鄉，正增加比率僅只有 0.46%，扣除調查誤差可能性外，參考性並不強，只能說該鄉 80 年來認同客家的比例維持一定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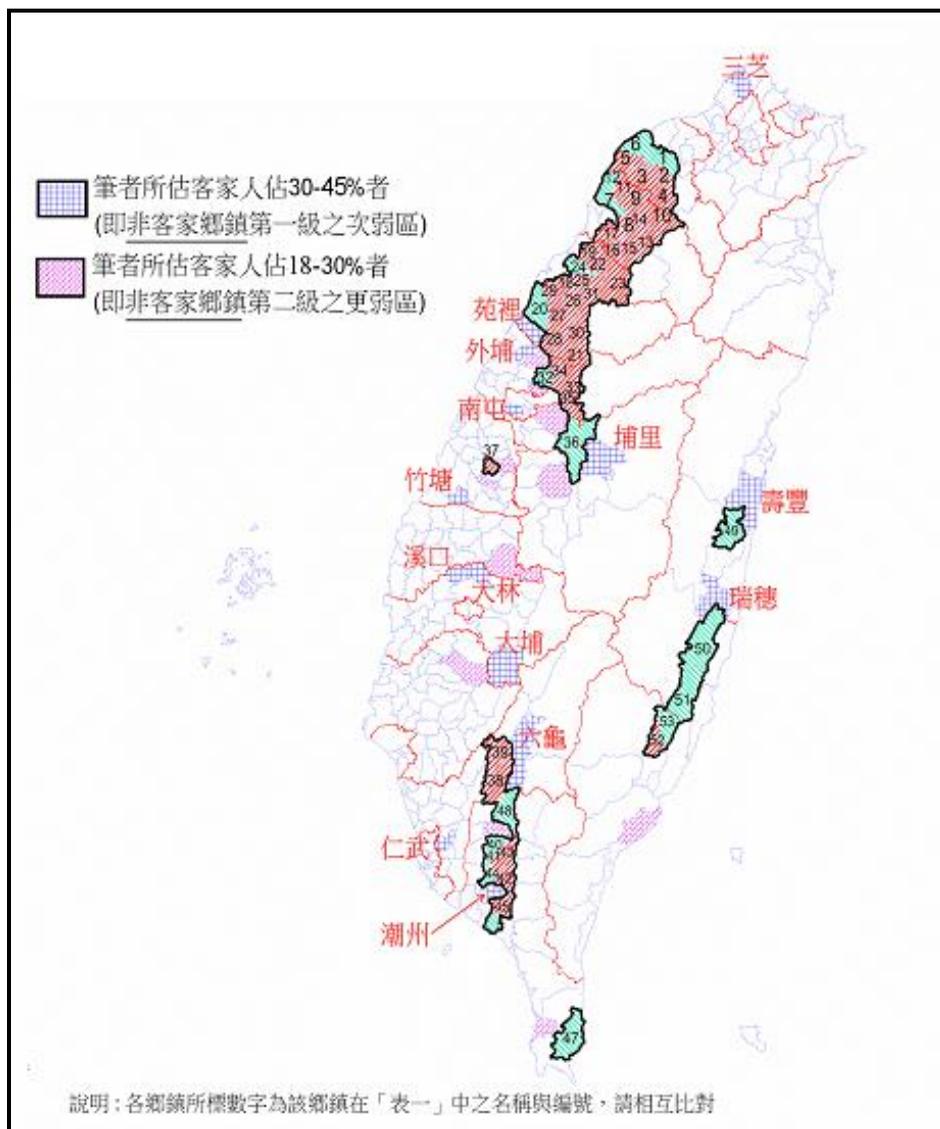
至於客家認同流失率未超過 30% 者，通常多數也是現在習慣被視為客家鄉鎮之地區，所以當地客家話或許也正在流失，但客家認同不一定會跟著降低。因為當地人可能年輕一輩已經不會客家話，但仍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譬如以這等級中的東勢、卓蘭為例，雖客家認同流失率分別僅 18.10 與 19.86，但據筆者約 20 年前去那邊遊玩的個人經驗，發現當地通商語言「竟然」幾乎都是福佬話為主，因為在當時的筆者老家苗栗市並沒有這種現象，故十分訝異。然如此經過 20 年後，現在東勢、卓蘭當地年輕一輩還有多少人能操客家話，頗使人疑問。因為，筆者也發現才區區 20 年，老家苗栗市的年輕一輩，已經很多不會說客家話而改講國語了，又何況東勢、卓蘭呢？此外像中壢、觀音、竹北等鄉鎮市，雖表面上看來跌幅不高，

但這是因為 1926 年調查時，其客家人數也約在七成強耳，不若很多傳統客家鄉鎮在 1926 年當時客家人多半有八、九成那麼高，故當時像中壢、觀音、竹北、新豐等鄉鎮，資料顯示 1926 年當時仍多閩籍，至今亦然，兩相比較後反而跌幅不高。

至於客家認同流失率高於 30% 者，高達 17 個鄉鎮，佔全部 53 個傳統客家地域鄉鎮的 32.08%。本文再將這 17 個鄉鎮市分為三等級：第一是介於 30-50% 者，為客家人認同流失頗為嚴重區域，總計有 11 個鄉鎮，佔全部 53 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20.75%。這些通常都是 1926 年調查時，客家人口多數還佔八、九成，但至今才區區 80 年已經掉到五、六成，這種流失速度也不容輕忽。

客家認同流失率超過 50% 未滿 70% 者，為極嚴重流失區域，總計有 5 個鄉鎮，佔全部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9.43%，這 5 個分別為湖口、萬巒、新埤、滿州、關山。除滿州如今幾已全盤福佬化外，其他 4 鄉鎮也更需相關單位與有心人士去搶救當地客家認同與客語環境。又流失率超過 70% 者，為非常嚴重流失區域，這種鄉鎮可說已陷入幾乎全面福佬化的漩渦，竟也有 1 個，即是彰化縣埔心鄉，佔全部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1.89%。觀察以上結果，可見客家文化與客家認同在全臺客鄉鎮流失速率頗高，有些鄉鎮甚至該用劇烈以形容。

然則，依《1926 年漢籍調查》，仍可得 14 個臺灣客家人口介於 30-45% 之鄉鎮，這些鄉鎮計有三芝、苑裡、外埔、南屯、埔里、竹塘、溪口、大林、大埔、壽豐、瑞穗、六龜、仁武、潮州等，雖未被本文列入「臺灣客家傳統地域」53 鄉鎮（詳「圖六」），但其今日可能尚有不少客家後裔，其中高雄縣仁武鄉尚有新竹枋寮義民廟之分香廟宇。這 14 個鄉鎮內部，可能有不少獨立的村里，就如同車城鄉保力村般，是純粹的客家裔居多之村里，這些也是未來值得推行客家



圖六、1926年臺灣客家人佔30-50%比例之鄉鎮圖⁴³

⁴³ 本圖底圖資料來源：擷取自〈中央研究院 GIS 台灣歷史地圖〉網站，網址：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擷取時間：2006/03/21，再經筆者轉製而成。

四、 結論

綜合以上所論，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本文依《1926 年漢籍調查》，將當時客家人居住滿 45% 以上之街庄，定義為「臺灣客家人傳統地域」，以方便今日規範臺灣客家人傳統與基本之地域空間。為何要定義之？緣因戰後以來臺灣都市化、與城鄉之間外來移民加劇，在在衝擊了臺灣原住民與客家人原有生活地域，外來文化也衝擊了在地客家人或原住民的文化，其母語的語言環境也逐漸消失。以原住民的既有 30 個「山地鄉」為例，如臺中縣和平鄉本屬山地鄉，但戰後大量漢人移民移入後，今日該鄉原住民比例已被稀釋到低於 40% 以下。幸而現行法規已保障指定「山地鄉」是哪 30 個鄉，否則該鄉可能連山地鄉地位都無法保住。這點對原住民很重要，因為歷史傳承下來與現行法規就已明確規範了哪些是山地鄉，並將之落實在現行《地方制度法》中，保障這些原住民鄉，無論有多少外來的漢人移入，其「鄉長」一定須由原住民擔任之。同理，本文提出並釐清哪些鄉鎮是臺灣客家人的「傳統地域」概念，也希望同樣能引用原住民傳統「山地鄉」概念，以保障客家人傳統文化地域，規範出明確的客家人生活空間，以保障臺灣客家文化的推行地區，究竟該在哪些鄉鎮市區，甚至進而冀望能在提出此概念後，在「臺灣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提倡客家文化與客語母語教學時，其合理性與正當性更加充分。

2. 本文論證出，1926 年日本人對臺灣漢人祖籍調查時，還能記憶自己是「潮州籍」後裔者，可能多數是來自潮州籍的客家人後裔，或是部分原先操潮州閩南語但因「粵人認同」下使其後裔可能改操潮州各腔調客語之人。其他潮州籍但講閩南語系的後裔，在清代治臺兩百年來至日本時代 1926 年為止兩百多年間，尤其是西部近海平

原中，在被強勢閩籍福佬庄包圍下，可能多半已遺忘自己身分是潮州人。故《1926年漢籍調查》中潮州裔人士竟與客家人分佈有一定程度的空間相鄰關係。

3. 另外，本文也認為應將當時福建省汀州府籍在臺後裔，當納入臺灣客家人的範疇加以計算，因為汀州話本就歸類為客家話的一種，史料中也多半呈現清代時臺灣部分汀州人較跟粵東人氣息相通而相互合作。故可依《1926年漢籍調查》資料，將「汀州府籍」也同「廣東省籍」漢人般，一起計入當時臺灣客家人口數。此由《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中資料亦可證明之。

4. 本文亦將《1926年漢籍調查》所得客家人數，再與《2004版客家調查》認同自己為客家人比率相比較，發現全臺灣的客家認同流失相當嚴重。這分為兩分面以觀之：(1) 從各別鄉鎮客家認同降低數來看：竟有 17 個鄉鎮市客家認同已低於 50%，佔全部 53 個「臺灣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之 32.08%。其中有 12 個介於 50%-33.33%，5 個則更低於 33.33% 以下，以這角度觀之，客家認同最受衝擊的為六堆地區，其中萬巒鄉已低於 33.33%。據聞目前有關單位研擬正在《客家基本法》，其冀望單以《2004版客家調查》的客家認同數據為唯一依據，來定一標準以定義何謂客家鄉鎮，又據聞目前這標準值有客家人口達該鄉鎮市的 1/2 或 1/3 的兩種考量。但若只看 2004 年數據來定義之，則不管是達 1/2 或 1/3，則通霄鎮、豐原市、萬巒鄉、玉里鎮 4 鄉鎮市一定會被排除。可是弔詭的是，其中萬巒鄉是被視為傳統「六堆客家鄉鎮」之一，故萬巒鄉的「客家象徵標竿性」極重要，若因之就被莫名排除，豈不怪哉？

5. 承前點之 (2) 從客家認同流失率來看，高於 30% 者，高達 17 個鄉鎮，佔全部 53 個傳統客家地域鄉鎮的 32.08%。本文再將這 17 個鄉鎮市分為三等級：第一是客家認同流失率介於 30%-50% 者，

為客家人認同流失頗為嚴重區域，總計有 11 個鄉鎮，佔全部 53 個客家傳統地域鄉鎮市的 20.75%。這些通常都是 1926 年調查時，客家人口多數還佔八、九成，但至今才區區 80 年已經掉到五、六成。流失最嚴重的則有 (A) 南桃園的中壢、平鎮、楊梅與新竹的湖口、寶山，這些都是位居桃竹兩縣中的「縱貫線」上，受都市化頗嚴重且外來移民移入後，使客家認同降低並流失之區。(B) 苗栗的通霄，臺中的豐原、石岡、新社，概都在大臺中都會圈附近，同時受 (a) 周邊強勢的福佬文化入侵、與 (b) 大臺中都會圈附近都市化的雙重衝擊。(C) 六堆地區中的 2 個鄉鎮。(若加上流失率超過 50% 者，總計有 5 個)，這裡都市化其實並不嚴重，概是受西鄰 (屏東+東港生活圈) 的強勢福佬文化入侵之結果。總體而言，六堆「南客」的客家認同無論在降低度與流失率兩方面，都是全臺灣客家鄉鎮中最高的，足使相關單位與關心人士注意。

6. 至於依《1926 年漢籍調查》資料所發現的臺灣 2 個客家方言島，即彰化埔心、屏東滿州，都是處於周邊全是強勢福佬鄉鎮包圍的狀態，才區區 80 年，其客家人認同已經完全低於 10%，與周邊福佬鄉鎮無異。

7. 然則，依《1926 年漢籍調查》，仍可得 14 個臺灣客家人口介於 30-45% 之鄉鎮，這些鄉鎮計有三芝、苑裡、外埔、南屯、埔里、竹塘、溪口、大林、大埔、壽豐、瑞穗、六龜、仁武、潮州等，雖未被本文列入「臺灣客家傳統地域」53 鄉鎮，但其今日可能尚有不少客家後裔，其中高雄縣仁武鄉尚有新竹枋寮義民廟之分香廟宇。這 14 個鄉鎮也是未來值得推行客家與閩南文化並存、相互包容、族群尊重，實行多元臺灣文化精神的前進堡壘，大有可為空間。

放眼全臺灣而言，臺灣客家其實仍處於不斷流失當中的漩渦，原因還是在社會性的基本結構面。即是臺灣四大族群中，除新一代

外省人最難保持其長輩的外省原鄉母語而改操共通的國語外，其實最具社會競爭力的方言群，還是福佬人，而客家人又不像原住民那麼人數少，少到最會受政府部門去保護重視的地步。加上主流媒體都是以國語共通語為主要傳播語言，福佬話則因其社會優勢需要，所以為主流媒體視為第二主要傳播語言，可是客家呢？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 GIS 台灣歷史地圖〉網站，網址：

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臺北：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臺北：中央研究院，
2000 年 2 月。

日・小川尚義，1928（昭和 3 年 3 月），〈漢民族移住の沿革〉，收入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頁 1-2。

日・新竹州廳（編），1923-1941，《新竹州（歷次）統計書》。新竹：新竹州廳。

日・蔡驩，2005，《汀江流域の地域文化と客家——漢族の多様性と一體性に關する一考察》。東京：風響社。

日・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1928（昭和 3 年 3 月），《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日・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諸法規問答錄》，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藏，無出版年代，但依書中內容判讀，很可能是 1905 下半年或 1906 左右。

戶外生活出版社（編），2007，《大臺中全覽百科地圖》。臺北：戶外生活出版社。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200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92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李文良，2003，〈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臺北）31：141-167。
- 邱彥貴、吳中杰，2001，《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 周雪香，2007，《明清閩粵邊客家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林玉茹，2001，〈閩粵關係與街庄組織的變遷——以清代吞霄街為中心的討論〉。頁81-101，收錄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 林正慧，1996，《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莊之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秀琪，2005，《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陳漢光，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臺北），23（1）：85-104。
- 陳潮·陳洪玲（主編），200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沿革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 徐煥昇，2006，《臺灣苗栗通霄客話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戚嘉林，2007，《臺灣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蔡采秀，2004，〈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臺灣成為義民的過程〉。《臺灣史研究》（臺北）。11（1）：1-41。
- 清·余文儀（主修）、王瑛曾（總纂），2000，《重修鳳山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網址：<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 清·周璽（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7-1961，《彰化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清·姚瑩，1984，《東槎紀略》。臺北市：成文出版社。
- 清·夏獻綸（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7-1961，《臺灣輿圖·彰化縣圖》。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清·劉良璧·錢洙·范昌治（纂修），198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劉鎮發，2001，《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廣州：學術研究出版社。
-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譚其驤，1992，《中國歷史地圖集》。臺北，曉園出版社。